

Paris

巴黎之恋

石地 著

我到这里只是四处走走

本书讲述的是在巴黎这个城市风起云涌，季静注事的种种故事，通过对巴黎的每一段时间的描绘，引出种种发生的故事，现在的巴黎，左右派界限模糊。隔一条街即是杜拉斯在巴黎的故居...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巴黎之恋

石地 著

内容提要：

本书讲述的是在巴黎这个城市风起云涌，李静往事的种种故事，通过对巴黎的每一段时间的描绘，引出种种发生的故事，现在的巴黎，左右派界限模糊。隔一条街即是杜拉斯在巴黎的故居。圣日耳曼大道这块区域，框住许多人的过往，是以我至此凭吊。我到这里四处走走，就只是四处走走。东拍西拍，东嗅西嗅，停停走走，说穿了，其实我是为自己而来。

ISBN 978-7-89900-322-0

出版时间：2015年11月

总策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阮琳越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编：100010

Website: www.dajianet.com

E-mail : kf@mail.wpcsh.com

电话：010-5811048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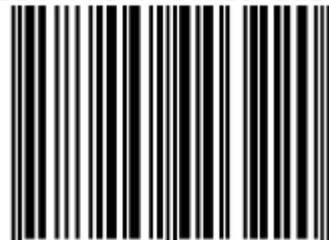
传真：010-58110456

版次：2015年11月第1版

字数：68000

定价：2元

ISBN 978-7-89900-322-0



9 787899 003220 >

目录

第一章纪行/1

第二章女性/18

摧毁吧，致杜拉斯/18

我孤单，我成了你/19

惶惶然的幽影，致卡米耶/24

自由情侣：致西蒙·波伏瓦/27

第三章历史/28

寻找杜拉斯/28

寻找卡米耶/41

寻找西蒙·波伏瓦/51

第一章纪行

2002年6月14日周五

为了省下1万元台币，转机吉隆坡。

搭乘马来西亚航空转机时间漫长，没钱的人只好以时间换取经济宽裕。

过境旅馆已经安排好，只得出境。马来西亚人慢条斯理地在柜台上填着单据，旁边两个女生互相说着中文，突转头和我说话，大伙笑了笑，说为了省钱只得如此等。两个女生问我去哪？巴黎。我答。去学艺术或设计吗？其中一人说。又补充道，你看起来很像那样的人。

哦，这算是赞美。她们俩要去德国自助旅行，因为德国有帅哥。

我听了笑，觉得这理由不错。可德国有帅哥我不是那么认同，我倒觉得德国男人不是那么懂情趣。

出关后搭上过境旅馆的小巴士，马国的旅馆都颇大，像是度假村。晚上11点的飞机；还有七八个钟头供我歇息。转机状态人无法放松，深怕错过班机。

2002年6月17日周一

先落脚画家陈朝宝的家，他家位在大巴黎，A线快铁的终站。下车还要走上个二十几分钟，颇不便，考虑两三天后换地方。

巴黎最热的一天。

连晚上都热是少见的巴黎温度。这是阳光不太露脸光临的城市。地铁到最末两站停驶，无法回到郊区的暂居处。听说是两辆地铁列车相撞，往前不行，只好往后，于是到地铁对岸搭往回巴黎方向的车。

于是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坐回巴黎，去找法国好友雕塑家姬儿旦。她说这是很少见的事，没想到被我遇上了。巴黎修复地铁速度快吗？我问。姬儿旦摇头，有的等了。

2002年6月18日周二

逛大卖场。

至FNAC，买了几张CD和几本书。想起出发前在台北环亚店的FNAC作了一场新书演讲。当时我曾经对在场的女性读者说：“我的翅膀不能借你们飞，你们必须自己用自己的翅膀飞行自己的人生地图。”

Iamwhatlam.

其实面对演讲的对象，我总是尽量展现我的光明面与积极面。实则人生的黑暗也只能自己度过，通过千百个黑暗隧道和迷宫的路途，我的翅膀也时常必须送修。和陈朝宝话别。他的故事我只能漫无边际的听，他的住处我也住不太下，且毕竟叨扰。来巴黎若还住在说中文的地方毕竟是不太对劲，好像身已离乡，感官却仍是原乡。而我是猫，若窝居之处不对劲，就想离去。

低气压回荡在空气中。

来巴黎凄凄惶惶，四处看房子，台北的一位先生，向我说其巴黎近郊屋子可住，且大方表示我可免费。原来行不通，其弟已经租给其他留学生。

末了，还是回头住到十二区的姬儿旦家，比较起来我算最习惯此地，虽然我们之间有许多语言的障碍，但并无妨我们之间友谊的来往与信任。之后，到了8月再找旅馆住，钱铁定是不够的，但也不能失血太多。

2002年6月19日周三

天气时阴时热

来此才几日，又陷入昏沉的无日无月之感。

有人说来巴黎不买东西的怎么会叫女人，可是我毕竟不是一般的女人。

不逛店，在街上常常觉得无聊。也不是真爱买东西，就是有时把这活动当成打发时间。

来巴黎，逃亡，休息，写作，发呆，看看自己出走的能力与孤独的能力。之前我多么痛苦地想远走他乡。现在一切俱已过去，没有太多的挣扎。连痛都不痛了。

大约是我的姿态老是在这座城市东张西望吧，所以我的身影成了偷儿觊觎的目标。当时早已觉得奇怪，故事在脑子里转，心想怎么会两个男人一直在挑女人的衣服，在我身旁转啊转的，还想自己多心，是挑给女朋友的，可能和我有同样的眼光。又或者两个男人是同性恋。

直到皮夹被偷了我才回想起这一切。什么情节都想了，就是没想到这一点，我才是他们下手的对象，现在回想当时有被其中一个撞了一下，且他衣服挡住了他人的视线，我的大背包寻常是开着，探囊取物易如反掌。

我过度相信巴黎了，早该有警觉的。才刚换好的欧元全数送给了偷儿，而那现金里的台币 5 万元还是某家出版社先预支给我的版税。稿债未还，钱也未享，真真气结。

又再次复制了前一次旅行的命运。

手机还在，否则连打个电话都没钱。台北巴黎办事处帮了忙，送 100 欧元来救急。

在心慌意乱中我常想起电影《遮蔽的天空》，最后客死异乡的男人，最后被异族掳去当新娘的女人。我会不会在旅行中也成了这样的人，无助时，各种远忧近虑飞速地跑进脑子里。

巴士底有年轻人在地上要钱，旁边有只猫和酒瓶。高失业率已经让巴黎底层的人度日如年了，连年轻人都跑出来街上要钱，还有之前偷我包包的也是年轻人。

用手机打电话给信用卡公司，办理挂失手续。请求快递寄来紧急代替信用卡，中国国际商业银行仅给了我一个国际电话，无法替我代办。中国信托则服务好，亲自替我打给国际信用卡中心。

突然一无所有，在异乡。我剩下我的身体，巴黎妓女如此张狂地在许多公园和街道向往来的车辆招摇，如果连救我的人都没有，我会不会也像她们一样，为了生存只好如此？法国结构主义大师罗兰·巴特曾写道：“色情代码的最小单元是姿态(posture)。”“最小的可能组合，因为它仅把一个行为和其身体运用点结合起来。”

可我现下狼狈不堪，连最小的单元“姿态”都匮乏，姿态匮乏就无法把一个行为和身体的运用点结合起来。

不若周遭的妓女搔首弄姿，极尽勾引之能事，因为姿态是起初的感官诱引，她们来此高消费之都，得更卖力才行，何况竞争者众。

有一回一辆高级轿车在半路突然停车打开车门，一个女人下车，走在我前面，高跟鞋有点歪扭。

我确定她方从生意场所结束她的身体姿态行为，因为高级轿车不会把一个女性友人随意丢在路旁的。那女人长得应是拉丁之类的脸孔，身材丰满，可现下却走得疲累不堪地摇摇坠坠。当她走过一辆垃圾车，收垃圾工人纷纷向她吹口哨，态度轻薄。女人好像骂了一句什么，我听不清楚。我尾随在女人后面，很快地也走近收垃圾工人的情欲泼洒街道，他们倒是姿态算佳，有人向我道日安。姿态姿态。在巴黎穿得太暴露的话，我这种有着第三世界贫穷国度的身色脸孔者，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情境不明的禁地。有回等过红绿灯因此站在街口，没想到一辆轿车真的停在我面前且拉下车窗，我听不懂法文，但当然懂得对方的含意。摇摇头，跟他讲英语，他才开走。真是尴尬的长相，夏日在巴黎，我突然像个野女人，看来淑女我是做不来。

2002 年 6 月 20 日周日

巴黎的天气说变就变。

从最热可以瞬间降温。37 摄氏度。

一早起来窗户凝聚着水滴，开窗一股寒气飘进。

这是巴黎。

雨天读波德莱尔。雨天上街街上冷清，这是我喜欢巴黎，忧郁的巴黎。

太明媚的巴黎，让我不适。

傍晚，国际信用卡公司打电话来确认我的身份和地址，说明天可以快递送到。这一点，中国信托似乎不错。我第一次感到涕零之感，信用卡在一无所有时还是很好用。

2002年6月21日周五

一早 UPS 送来新的紧急信用卡，现金大部分被窃了，仅剩这张塑料货币伴我度过 3 个月的欧洲生活，想想有点发毛，这张卡在 3 个月里要支付多少事物，回国铁定要背债。

和姬儿旦到传统市集，方进市集人口，一股属于下层社会的气味扑面而来，市集是由摊贩组成，在摊贩背后有些店铺和二手店，一间挤着许多黑人的空间透着奇怪的氛围，姬儿旦说那是收容所，暂时收容一些偷渡客或是失业者。下午两点，市集结束，好戏才上幕。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老人黑人在街道上努力地弯腰，争相拾着摊贩离去前丢弃的蔬果，在发烂的果菜里他们寻觅着一些残余，也有些勤俭持家的阿拉伯妇女提着篮子，跟着低头捡拾一些坚果类的食品。他们之后是垃圾车，很有效率地将街道垃圾净空。

这才是巴黎生活的实相，生活的实相不是在香榭丽舍，不是在时尚秀，而是发生在传统市集。巴黎的浪漫是被观光旅游者所刻板化的形象，真实不是这样的，每个巴黎中产以下的人民，每天面对高消费高失业率的压力，加上欧元发行以来，物价明显涨价许多，许多人家都得精打细算过日子，打折时才买衣服，礼拜天去看电影，假日去某些免费博物馆，到跳蚤市场买物品，到书摊买旧书，到黄昏市场买菜。

在市场的摊贩上，我买了每件 1 欧元的衣服，共 5 件，这样的物价消费让我感到身心愉快。

姬儿旦进其工作室，我转进小咖啡屋等她。昏暗的小咖啡馆其实是卖烟之所，此地为数众多写着 TABAC 的店，兼卖啤酒、咖啡。暑天，一个胖老妇人牵着一只神经质的约克夏小犬在咖啡馆喝啤酒，约克夏乱窜乱蹦，无一安静。所谓的巴黎咖啡馆，大都是啤酒馆，夏天，巴黎人很爱喝杯啤酒消暑。小街小巷到处有这种写着 TABAC 的店，咖啡方糖很美：小小的咖啡店，黑压压一群人都在吞云吐雾，巴黎是不可能禁烟的，烟是咖啡馆的一部分。

脏脏的地板到处是烟蒂。

买了一包法国烟。索价 3.10 欧元，欧元直逼美元，一包当地烟要台币 100 多元，贵得很。所以都抽得很省，打火机要 2 欧元，连打火也不能乱点着玩。四周很喧闹，巴黎人也很爱抬杠，这是一种存在的方式。

2002年6月22日周末阳光灿烂

姬儿旦说今天有社区野餐，中午开始在几条街不远的公园举行。

公园很大，寻到公园中央也走了些路。

桌子和餐巾都已经铺妥，树阴下已经有美丽的少女在群聚着聊天，年龄决定族群的边界。

发起这个社区野餐的女主人，在巴黎地铁遇见一个表演不错的团体，于是她请他们来公园献唱，由社区的人捐款给他们费用。表演团体是由 4 个罗马尼亚人组成，他们都是来巴黎短暂打工赚钱的，许多罗马尼亚人逃难至巴黎，住在帐篷或是临时搭建的收容所，我经过那些很像吉卜赛村庄的区域，常见他们的妇女穿着花花的衣裳叫唤着小孩，或是抱个婴儿到超市附近行乞。

共产解体后，许多国家的穷人顿时失去了社会保护网而无法生存下去，到处流窜，也带给欧洲其他国家不少问题。

但我其实颇不习惯，当我吃着佳肴喝着葡萄酒时，我希望这 4 个罗马尼亚人也能一起享用，而不是站在那里为我们表演着。亲亲，酒杯相撞。

食物吃到一半，已经开始有人在草地上翩翩起舞。4 个罗马尼亚人已经唱得汗涔涔。

后来终于中场休息，4 个罗马尼亚人在我们的邀请下也放下吉他和手风琴，他们谨慎地来到餐桌，仅拿了几片面包吃着。其中一人突然转头向我说话，我听不懂。姬儿旦跑来翻译，

原来这罗马尼亚人说他第一次感到对自己的婚姻后悔，听得我发起愣来，可突然又想笑。不知为何，我每每对这样的赞美感到一种荒谬的错置，我知道在此地我的东方符码所流散的异国情调气味昭显，任何对东方向往的总是把情怀投射向我。姬儿旦也愈翻译愈想笑的表情，可罗马尼亚人却一脸肃穆。姬儿旦说这个人后悔结婚了，因为没想到会遇见我。我听了心想拜托，我只想请你吃顿好饭而已。这个人表演团体的主唱，歌声很苍凉，看他的脸也是一脸风霜。我看着看着，内心一阵悲哀。

接着说的话就更离谱啦。罗马尼亚人说我是他一生梦想的女人，如果台湾女人都是长这个样子，那他一定要到台湾。我笑着要姬儿旦翻译说，台湾女人比我漂亮不知几倍。他顿时睁大了流露光彩的眼睛，黑黑长长的睫毛闪烁着一种光热的炽动。

当然这是无疾而终的赞美。罗马尼亚人离开餐桌，开始下一场演唱时，那位罗马尼亚人竟开头就说，要把歌献给来自台湾的 Nina，许多人的目光扫向我，那个姿态漂亮的发起人，一个中产阶级的巴黎女人一听说还是个记者一就白了我一眼，好像听到这句话她很刺耳似的。

只有姬儿旦大力地鼓着掌叫好。我则是感动地无以言状，只是感动地凝望着眼前这个辛苦讨生的异乡人，内心一阵澎湃。

2002年6月23日星期日

在 AVens 下车，出来即是蒙马特。前两年曾经和意大利友人来过此地游玩多回，我喜欢到山丘上看巴黎，迷蒙的巴黎。

蒙马特有许多街头画家，有时总是会朝着来者赞美一番，好让他们欢喜了停下来，画一张肖像图回家纪念。

今天来是为了见住在蒙马特附近的舞者赫贝，因为赫贝已经演了卡米耶的故事 20 多年，对卡米耶了如指掌外，且听说也是杜拉斯的迷。我可以从她口中得到更多关于卡米耶和杜拉斯的故事。

寻到其地址，按了密码，大门即开，这个设计很方便。

开了门，赫贝即说杜拉斯的身高和我一般，都是娇小型的，但看我背了相机，又补充道，虽是娇小却很有能量。

我听了觉得高兴，一下子相逢的陌生即少了隔阂。

公寓贴满了赫贝以舞诠释卡米耶的照片，还有书房里尽是杜拉斯的书籍和剪报照片，果真是迷。

她说从她很年轻时，就有人说她的外表和个性都与卡米耶很相似，所以就把她的传记研究透彻，并开始有跳她故事的念头。这一跳就这样跳了 20 多年。我最感动于她常去卡米耶住过的精神病院跳舞，跳给同样骚动不安的灵魂观赏。这是一项不以利益为出发点的表演，又是一个物伤其类的类型。当我们寻找经典的同时，其实我们寻找的不只是能够激励我们意志的人，更多的是我们找到可以相濡以沫可以慰藉的同类吧。

至于杜拉斯，赫贝说晚年的杜拉斯确实因为得意忘形、大放厥词而被文化界引为笑柄，但她觉得杜拉斯一生致力于写作，完成自己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典范。我听着英文说得好极的赫贝沉浸在杜拉斯的意志力光芒里，不由得自己也沉浸了片刻。

我以为杜拉斯的意志具有一种凄婉的苦楚。

而眼前的赫贝感觉好巨大，能量巨大的女人。50 多岁了还要表演 20 岁时的卡米耶，且在舞台上还得脱光衣服以诠释卡米耶当雕塑模特儿的姿态，其精神亦是一种慑人的光芒。

2002年6月27日周四

和姬儿旦搭乘 RERA 线快到大巴黎地区。

再换巴士一路到艾夫哈村精神医院，为了探访 1913 年在此精神病院住了一年多的卡米耶之过往身影，并企图捕捉一些她可能残余于此间医院的蛛丝马迹。

巴士内，即见着精神病患者的眼神空茫地在我座位的前后四周。

姬儿旦也是第一回到此地，她说她很喜欢医院，到医院让她觉得像是见到了同类。

是啊，物伤其类，我们也是心灵病患的一种，差别只在于我们还能用理性和逻辑控制自己的行为罢了。

2002年6月28日周五

和之前认识的加拿大人史蒂芬相约7点见面。

他和其同事温哥华杂志的主编同来，还有几个女性朋友。史蒂芬和主编同房，他开玩笑说，以后千万不要和别人同住一房，尤其在旅途里遇到年轻的女生时就要丧失一亲芳泽的机会了。这是男性的下半身思维。

他们就住在雨果广场，离巴士底不远。

我到巴士底时间还早，在邻近街道小巷绕着，寻觅一家没有观光气味的咖啡馆，咖啡馆有点纽约苏活区的味道，墙上贴满了海报，每一张在巴黎的每片玻璃上凝结着我的身影与笔墨。 沌杂的旅程。 顾影自怜的城市。 椅子也各自成趣。

牛奶咖啡好喝。

在这里把齐克果《诱惑者的日记》大抵看毕。

这聪明的诱惑者，把爱情心理的幽微以透视镜观之起心动念，逼视的力道如海浪汹涌。这个狡猾的诱惑者，在引那对象体上钩后，突然就不爱她了，他要的是那个锥心蚀骨的过程，不是要一个屈躬于他脚下的女人。 无辜的女人怎知呢。

结了账，步行至圣保罗街。喜欢此街上的圣保罗教堂，投进一些零钱，拿了两支白蜡烛，点之，一根给自己，一根给心中知己。累了，在此教堂可打盹，坐在椅子上休憩，面容倒如忏悔。外面熙攘，教堂却只零星几人，简直是两个世界。不喜欢宗教，但一直喜欢教堂空间。 烛火如星光， 祷音如天籁。 有此空间可以安抚我疲惫的身心。不知在角落里坐了多久，睁开眼，从圆形屋顶投射而下的光影已移了位。

走出教堂，迎面一妇人竟拉着我的手亲吻，哭丧着脸，祈求我给她钱。被一个陌生女子当街吻手背，又方走出教堂，遂把身上的零钱全给了她。就算滥情也属美丽的滥情。

还没行至巴士底的 FNAC，就见到坐在咖啡馆露天坐位上的史蒂芬，他正在读杂志。趋前打招呼，他似乎吓了一大跳。说还不到7点，他还没准备好要见我。

要准备什么呢？我开玩笑问。一个美好的形象。他说。我说已经够好的了，不必担心。晚餐和一堆加拿大人吃饭，平添旅行巴黎的插曲。

点的烤鸭极好吃。

鹅鸭法文是 canard，这个字感觉起来像是个品牌或是用具之类，好像和鸭鹅连不起来。

于是我感觉不像是道食物之感。当然我知道这是语言的牢房，牢牢框住我的成见与既定感受。

2002年7月6日周六

晨间大雨。迷蒙水气充溢，巴黎的异乡生活，真切又忽忽遥远。巴黎天气变化多端，不可捉摸，一如女人，有很多细节琐碎的那种敏感神经质女人。

雨天，呆在屋内是最理想的，兼且屋主一家人都不在家，这让我有一种独自生活在他乡的况味。两只猫陪伴着，卡琳娜喜欢人，更喜欢躺在纸张上头；只要我开始阅读和写作，她都伴在身旁，躺在书桌上所摊开的书页上，以前她大概也是作家，只是听惯了法文语气的她，现在得改听中文了。

反正猫在意的是对待。

除了语言不同外，在此生活常让我想起纽约，巴黎愈来愈混杂的气味，

使得人人在此全有异乡人的些许况味。大都会的节奏，地铁人潮，物质消费的高涨，这些无非都挺雷同，但我要陈述的是心情和空间对应的状态之相似：公寓长形的落地窗，猫，和我，一个写作者。

冰箱空空，只剩下起司和一些酱料。

大雨，披了昨天那条紫色大围巾，行约 15 分钟路程到超市，湿漉漉的，优雅不起来。

貌似狼藉地进了超市，一个声音飘进：“你好！”这不太标准的问候语让我把头从蔬果篮中抬起。眼中的人瘦高，身穿米色风衣，发丝金褐带灰，年龄约在 45 左右。瞬间我这一抬眼，竟已完全把他打量完毕。原来他 10 年前曾经到过台北，亦娴熟东京。名字奥利佛，乍听倒像橄榄(olive)。他说周三下午他有空，可以在卢浮宫附近咖啡管馆小坐。

他说话的腔调以及成熟度，让我觉得似乎可以做朋友，不过我个人偏见，我对西方人浸淫东京或是泰国之类城市国度者，总有着某种也被类化成某种东方女子的戒心。但写小说的某种人事好奇，又常把我推向一种没有设防的意外旅程。

提着两袋食物，漫步在雨中的法国梧桐树下，我仍想着钱袋里他给的名片，是否又是个我永远也不会打的电话。

空间极安静，一天不出门，感觉不像在旅行，倒是很家居：煮食、喂猫、洗衣、喝下午茶。

打开电视，正播着法国性感女星象征的碧姬芭杜纪录片，长年累月许多年过 30 的人，对法国女人的印象都深受碧姬芭杜和凯萨琳丹尼芙的影响。

但我每天走在这座城市，却见平庸者众，若有美丽现身，多是少女的天下，西方女人别说过了 30，过了二十七八左右就显露了身体的疲惫。

碧姬芭杜之后，是有关于 1912—1933 年法国在印度尼西亚殖民的纪录片，殖民也是西方的另一种奢靡，只是空间移位。30 年代的奢靡带着一种侵略性，今日的奢靡则是来自目光的自怜所引发的匮乏、暴增，是不可收拾的欲望。

2002 年 7 月 7 日星期日

天气忽冷忽热，温度差别甚大。

有阳光极温暖，无阳光冷意来。

上午犹想着应该呆在家里。

忽想到惦及蔡淑玲，因她之邀，出了门和其会面。出日耳曼德佩，我又一时走了相反方向，足足迟到 30 分钟。首次进花神咖啡馆，因为有伴，进入这样无论何时都人满为患的咖啡馆才不会显得奇怪或呆不住。花神咖啡馆只留名声而已，文艺气息早无，虽说如此走进来还是有一种参逢历史之感。

咖啡的品质显然好些，咖啡杯用具也属用心，蒸热过的牛奶，配上刚煮的咖啡算是没有白来，咖啡价钱倒便宜，4 块多欧元。点了个蓝莓塔倒是不便宜，8 块多欧元，几乎和在平常的餐馆点用一个主餐的价钱相差不多。

假日咖啡馆的服务生态度冷漠，过于忙所显露的不耐也常挂在脸上。

花神咖啡馆的二楼，自然已无当年西蒙·波伏瓦在此写作笔耕的气味，二楼的昏暗里也驱逐了不少观光客的逗留，此间的厕所文化，倒真切反映了法国向资本主义渐行靠拢的特征。厕所人口外面坐着个黑影，非洲来的妇人在人口贩售面纸等赚取蝇头小利，然而过往的观光客没有人留意她，甚至带点匆匆行过的味道。

邻桌的法国人显然是这一区的有钱人。蔡淑玲瞥眼向我说，邻桌是典型日耳曼区的巴黎人。我本以为花神已经完全沦为观光客朝拜的咖啡神庙，原来邻近的巴黎人还是来的，当然来此意味着他们也属于资产有闲有钱阶级。

观光客通常都有临别秋波、大洒银子的惯性，因总想着不知何年何月生命还能在每个异乡和人事物遭逢，遂显得大方。当地人自然姿态不同，生活的计算是从早晨醒来就开始了。那么，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里也生活得像个观光客者，自然是属优渥的一群。而夏日留在巴黎的巴黎人，都是没有办法度假者，电视广告老早打出的梦幻假期于他们果真是梦幻。他们的夏日是拿来服侍到此一游的观光客。

当然一切都只是我自己的思量。

闲闲的午后，每一天于我都是假日。

索邦大学广场，学生在做着街头音乐表演，古典交响乐。我觉得他们赚学费的功能小于对外练习和表演欲的驱引，方这样想时，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捧着箱子卖 CD，我对学生式的表演——特别是古典交响乐——一点也不感兴趣，摇摇头。金发女孩说那就捐款吧，见箱子有些零钱，我想这是逃都逃不掉的，只好跟着丢了几个铜板。

漫走巴黎，很容易就感到饥饿。蔡淑玲介绍吃一种意大利烤饼，内有鸡肉等碎物，茴香的香气随着烤热的过程再经过嘴巴一咬，香气瞬间扑鼻，美食开胃也在旅途里让人有某种依靠。其间为了如厕，我们又晃到一家咖啡馆，蹲式马桶和木梁等装潢显露了老态，淑玲经过厕所时，见到一个在读尼采的且在写着东西的人。回座时她指给我看，起先读尼采者的身影被一个在柜台喝啤酒且肥胖的人遮住，我再挪挪椅子，才看到读尼采的人侧影。怎这么胖，我还以为他应该带点瘦削或忧郁，我说。蔡淑玲笑答，也许他的忧郁全吃进去了。我跟着大笑，把忧郁吃进肚子所显现的肥胖，似乎是另一种精神转移的征候。

我在巴黎常有不知如何照顾肚子的忧患，随时都有一种等待填饱的莫名忧郁。又或者因为语言的隔阂以及此间餐馆物价的高昂，当然还有一个人吃东西的无聊等因素，以及为了省去购食万一对方听不懂的某种忧虑，所以我常非等肚子饿才进餐馆或购食，又或者一买就买两份，一份放在袋子里。袋子里也随时放一条巧克力，随时不会因为行经在走廊大肆用餐的人群而感到胃囊鸣响，或是吞吞口水的身心尴尬。

既然出门，又有了食物匮乏的恐慌心情，遂晃到超市。超市外蹲了个乞讨的妇人，这城市渐渐增多的乞讨者和醉汉，让人们的心从震撼怜悯到渐渐见多不怪。

购了些食物，向柜台结账妇人讨塑料袋，未料此间超市今日却有新政策，塑料袋要购买，一个 3 分钱。她用法语说，我没听懂，后来是旁边一个女人在我掏出的零钱里指着几个铜板说。

塑料袋要付费，这措施我支持。下回要自己带购物袋了。

读西蒙·波伏瓦的《第二性》，很艰难的读着，毕竟心思常常在异乡只想休息。

想起蔡淑玲在昨日提及她在芬兰时听到一个老太太向她说，芬兰生育率很低，所以彼间社会有一种暗自鼓励的措施，竟是鼓励离婚。

我一想就是刺激再次的生育概率。淑玲说，对啊，老夫老妻很多都没有性生活了。

不知波伏瓦对此将作何感想。

观看电视节目，听闻法语的节奏铿锵，想起自己说话的含糊以及平缓。昨天遂问淑玲关于语言。她说，法文是一种节拍，中文是一种声调，所以中国人学法语难是因为常把法语的“节拍”说成了“声调”。法语的节拍常是 12，12，123，例如“Salut”这个问候语，就是 sa—lut，我连带想起生活在此常用的“mer—ci”，“bon—jour”，“bon—soir”。蔡淑玲说法国人说话是用下颚，出生就嘟着嘴说话，所以他们到了老年很容易唇边就有了皱纹，专门保养唇边四周的保养品也就应运而生。

这番说辞，倒给了我新的观察点。

之后我看电视或是听法国人说话，便特别注意他们嘴巴的下颚牵动，常觉得那嘴巴的牵动宛如一只兽在黑洞里寄生。猫都在午睡。卡莉娜还睡着四脚朝天状，很不淑女的摊开她身体的所有。如果她醒来会一直盯着你看，意味着要帮她抓抓颈或摸摸下腹。到厂夜晚她一定和女主人睡觉，这几天女主人出城，换成和我睡，原来她爱女人，且是随日寸可以处在恋爱的猫。

这个公寓的空间里，这里持续只有 3 只猫；我名叫妮娜(Nina)，黑白相间叫卡莉娜(Caline)，黑猫名叫莒索米娜(Gelsomina)。我的英文名字“妮娜”，是源于第一瓶获赠的香水(NinaRicci)，学生时代上英文课都必须取个英文名字，记得第一次自取“温蒂”，遭老师

否决，说“温蒂”是属于可爱的女孩，而我不是那种乡村型有雀斑的可爱女孩。后来我又天真的取了个童话故事里的美女“仙杜蒂拉”，老师又笑说这名字就有如中国人取名为“西施”。老师看了我说，你应该取发音有个“娜”字，我感觉像在酒店上班似的。“萨宾娜”是我第一个取的外国名字，一直到为了纪念青春里的那种哀愁感才取了个 Nina，后来听到 Nina Simmon 的歌，就决定把“妮娜”这个异乡代号一直地用下去了。

“卡莉娜”的名字在法文也是有其个性的，是属于甜心型，稍加诱拐就信服人。“莒索米娜”的名字是给害羞但有高度自觉能力的。所以每天窝在我身旁，稍微抚摸她几下就四脚朝天的当然是卡莉娜，由于她容易信服人，所以吃得肥肥胖胖的。每天躲起来的都是莒索米娜，就是我喂食时，她也是趁卡莉娜和我都不在，才悄悄缓缓地到厨房进食。

我刚好介在她们中间。法国人爱猫爱狗，许多广告画和图画书都以二者为对象，异乡人在此真是猫狗不如。

走笔至此，眼见选择躺在阳光里四肢仰躺，看起来很舒服的卡莉娜，已经开始发出幸福的十了呼声响，我不禁如此地想着，这场猫和阳光的午后之恋，究竟还是巴黎的美丽一景。卡莉娜喜欢用书当枕头，书桌上的书落得身白毛和黑毛，挂在床畔的衣裤也都沾了毛。

巴黎超市的沾毛工具销路一定很好，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。

沾毛工具也可能成为情趣用品。我眼见法国家庭男女，每天出门也必得互相除毛呢，互相用滚筒式贴纸沾粘彼此身上的猫毛狗毛，前胸后臀后背颈部地上下滚动着，在我看来这爱猫人原来别有用心。这些动作隐含着高度的性感，设若是恋人彼此除毛，看来一早就又坠入爱河，软塌无力地不想出门上班了，可能期望一直地“理”下去，甜蜜的轻微负荷。

小时候家里一直有养猫和狗，但大都是半野放态度，特别对猫，再加上小孩子对猫毛沾衣根本不挂碍。隔了很久都未曾养过猫狗，一直到放洋纽约时养了只猫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除去衣服的猫毛时，我最多就是用我的双手拍了拍，似乎不太讲究。看来巴黎人对于如何除去兽毛是别有研究。

这种生活所想不到事，在法国似乎常别有他想。前天和蔡淑玲闲晃，见到书店橱窗的书，她大笑地向我说，书名竟然是：《死了之后是否还有性生活》。有的广告海报也写得有趣：“如何美丽得让人想咬你一口”。

这是属于法式的幽默。

冷调的诙谐。慢慢引出你的笑，渐渐地从笑中再转成大笑。不若美式幽默的那种爆裂式的引人傻笑。

有时在地铁常会看到有些人的外衣沾着许多的兽毛，铁定是家里有养宠物，且一时之间忘了除毛，又或者是兽毛沾衣不足惜。这样的主人通常都有点不修边幅，可以想象她们晚上睡觉时，和宠物同眠的光景。

西蒙·波伏瓦曾经戏谑道，这城市的女人只爱猫狗和超人，我得再加上一句：还爱衣服和美食。

2002年7月10日周三

一早又是阴冷。忧郁巴黎。波德莱尔的颜色，属于恶之花的沉沦姿颜。瞬间就掳获了我就处在一种幽暗状态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照镜不见面颜。

上午在室内耗着，泡咖啡，喝了不知几杯。冷了就重煮，重煮又冷却。这里咖啡粉便宜，一大包不到3块欧元，可以尽兴闻咖啡香，刚出炉的不带酸的香气。

近午，搭地铁，1号线的坐位有两款，一种是面对着车厢，一种是面对着地铁的窗户。未到中午，地铁人不多。坐的位子对面没人，于是我又照见了自己在地铁车厢内晃动的身影。有时过了某一站有人坐了上去，我的身影便消失，他人离去，我又入镜。出镜入镜，投射反射，在巴黎许多角落都有这种感觉：有时是窗户，有时是落地窗，有时是倒影……倒影有许多，有时是路边水管泛出的水，有时是清洒狗大便的水车，有时甚至在一摊的雨水，玻璃和

水面都无时无刻地让我照见了我自己。看着时而安逸，时而带点迷人，时而带着呆滞，时而拖曳着疲惫……种种身影的自己。

投射，反射，我还是我。

巴黎的时装店，特别是名店，简直是窗明几净至犹如明镜，让人在决定要不要推开欲望之门时，先张望自己的德性。德性不宜者，还是少进为妙。不知巴黎的橱窗设计是否有这等意味。

淑玲的朋友就提及，她穿得稍微休闲一些而已，和朋友想进协和广场某家饭店喝下午茶，竟然不给进呢！

我听了心想，还是底层的区域和人们有趣且热情多了。法国知名已故歌手皮雅芙就是来自底层贫穷窟，所以她是少数可以把爵士唱好的女伶。

杜乐丽花园，这座西蒙·波伏瓦和其青年时期挚友“冉冉”常至此散心的公园，现在有许多游乐场在此，摩天轮上有人发出尖叫，惹得我们抬头望着。吃中式自助餐。用餐时，淑玲问我这几天拍的照片如何，我笑说拍了好多自己从反射窗里投射的自己。这是一座随时会看到自己身影的城市。

闲晃到目前巴黎最 in 的一间复合式店 Colette，招牌写着“style design art food”，单字故意连起来，时尚设计艺术美食。

连书店都有。每个单元都小小的，衣服饰品皮件贵得很，一个皮件背包索 400 多欧元。不过学平面设计、服装设计者至此，光浏览也有收获。

当一座城市愈发往右派倾斜，异乡人的混杂成分愈发浓厚之后，它的生活水平和物价差距就愈发如鸿沟了。巴黎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一条不归路。

协和广场一带骑楼小店多，买了条围巾。

在玛德莲教堂附近一带闲晃，名店区附近显然日本客人就增多了。走累了，我们几人到 Fauchon 喝茶，遇到台湾女婿的服务生。

这几天有朋友相伴同逛，我决定也把自己还原到知识放空的观光客样子。

茶很讲究，有个小沙漏告知饮者饮用时间，沙漏滴完即是品茶最好的时间，这是上层的作态巴黎。

忽下大雨，许多提着 Fauchon 的日本观光客站在骑楼下，行经时我想象着美丽纸袋内装着松露、鹅肝酱、鱼子酱、巧克力、橄榄油、甜点、香槟……我想象着物质里堆砌的豪华，在丰腴精致芬芳且明亮的想象中，我穿越了雨丝，并往闷滞且带着臊味体气的地下道行去，接着黑暗如生命的乌云开始驻足我心。

拥挤的人群开始在四周杂沓，边缘的街头音乐表演正在弹奏着歌曲，我突然想起了初来巴黎时，野餐相遇的罗马尼亚歌手，他们的歌声是天生的苍凉，落在那样的明亮野餐风味里，是如此的矛盾，而这就是巴黎。

如果台湾女人都像你这个样子，那么所有的罗马尼亚男人都要去台湾。罗马尼亚歌手带点诙谐的口吻向我说。夸大之中的底层是一种讨好，何况异国情调那码子事我都明白。

然而听了还是牢记了，因为窝心。

在人际的相逢里，我喜欢自己有很女人味的样貌。在创作里，我渴望自己是个工作型的男人。我的表面是统一的，但内里实则是分裂的，一如巴黎给我的感觉。

原来我可以是巴黎，巴黎也可以是我；“巴黎属于我们的。”

楚浮电影。

2002 年 7 月 10 日周三

每天几乎都口渴地醒来。

醒来煮咖啡，一如在台北。此地多了阳台，每天好些回逗留在阳台观看天空，感受巴黎天气的变化。冷风拂过惺忪浮肿的脸庞，以为大雨要来了，忽然乌云急驶，又赶走了暗郁。

但出门谁也料不到，巴黎要给我们什么样的脸色看。巴黎人穿衣哲学是要多层次的，有阳光和没有阳光温度宛如从夏到秋。巴黎有点年纪的小资产女人，出门会带把长柄伞，免得万一淋个落汤鸡可很不雅；老先生也带长把柄的伞，一来防雨二来走累了可当拐杖。常常突如其来被淋得湿漉漉的或是在廊下躲雨的，都是观光客居多。

巴黎人除了要带伞还要带瓶水，天气干，又没有像我们随处有便利超市可随时买饮料，到咖啡馆又不实惠，所以带瓶水是很必要的。有时走远路又寻不着店家时，还真想冲进某户人家打开水龙头以手掬水喝。

在夏特雷或是玛德琳等大站转车时，常让我想起纽约的时代广场，地铁大站几乎是边陲街头艺人营生的幽暗国度。今日才出车厢往四号线行去，列车驶离的强劲风把我的薄外套拱得如小山丘在后，顾不得欲离我身的薄外套，耳膜已如猫竖起，熟悉的地下音乐飘进。所谓熟悉的地下音乐，不是指我知道音乐曲名，而是意味一种风格，地下音乐指的是边缘位置。带点南欧风格的波西米亚流浪味道，再听又带点拉丁，这些国家的音乐唱腔浑厚，在地底下听来颇具回音效应。

在业余的位置有专业的演出以及全神贯注的风采，是让我动心的。

光是掌声对他们是不够的，原本掏了些铜板准备掷人吉他的硬壳内，趋近却见有卖 CD，买其作品即是肯定又收实质之效，当下就花了 30 欧元买了两张，一张 15 欧元，并不便宜。

耳朵涨满着音符。

闲晃终日。

终日走红尘，失却自家珍。

杜甫、苏东坡等诗集被翻译成法文放在 Huna 书店的橱窗，行经时，我的东方自尊突然清晰且骄傲了片刻。

2002 年 7 月 11 日周四

蒙帕那斯大道、伐樊路口 (Vavin) 和哈士白大道 (Raspail)，若是西蒙·波伏瓦如今见此景，定然惊吓。满满的观光客，再也无了昔日文人论战的激情景象了。

有一些阳光的支撑，人们就多了行动的热情。

街上忙碌。

2002 年 7 月 16 日周二

巴黎一早的天空阴冷，让人沮丧。

下午又晃到塞纳河，阳光露脸，且渐有一丝微热之感。河上搭船的人们向岸上的人挥手，岸上的人也向他们挥挥手。

广告说，寻找灵感的人、寻找孤独的人，寻找声音的人都会来左岸，左岸已经是一种内化的象征了。坐在咖啡座看人。人们在聊天或是看报，有世界报和费加洛报等。

政治新闻占很大的版面，左倾右倾老是搞来搞去。今年 6 月希拉克才又再次当选连任，不是希拉克好，而是因为对手太法西斯了，法西斯让人们害怕恐惧，因此没有选择的只好投给希拉克。当地人开玩笑说，当时投票都是“捏着鼻子投票的”。

政治于我实在是件很无聊且是戴着白手套杀人的权力玩意。

我在意的是生活。

今天夜色应该会很蓝，巴黎的夏日蓝是一种宝蓝，宝蓝的傍晚，流露一种绝美孤美深美的气息。

远方城市的公寓狼烟正四起，我的肚子饿了，该是回去的时候了。

2002 年 7 月 17 日周三

一早阳光普照。到协和广场，再行到玛德莲广场，名品店亮晶晶，夜巴黎的高级妓女都是在这一带徘徊钓凯子。买了一个名牌 LongChamp 的袋子要送我妈，希望她这回不会说我一出远门就忘了她。下午到莫里哀中学，因为此地曾经有过一个刚毕业的热情者西蒙·波伏瓦

在此执教过。在埃菲尔塔转车时，简直被吓坏了，到处挤满了人，还冒出了许多大陆团体，操着高分贝的音量在此兜转拍照。

我赶紧逃离现场。

原本我凭吊西蒙·波伏瓦就会思索起自己生命中的情人萨特，但是当步履行至埃菲尔塔时，所有的意念都被潮涌的声浪给驱除了。

只想快走急行。

2002年7月18日周四

我奔向另一片天空。

人在异乡，人的本质虽仍相同，但对应的人事却有了不同的感受。当激情不在，因此而相对携来的负面情绪竟也荡然无存了。

午夜四点，突然惊醒，巴黎的夏日雷声轰隆隆。我方才听见自己的身体在极端疲惫状态时，从黑暗谷底发出的咔嚓咔嚓声，很疲惫时我便会遗传我父的磨牙特性，很恐怖的，且隔天醒来牙床好酸。

原来是自己被自己吓醒，不是因为雷声。推开窗帘，街道空寂，偶有几辆车子滑过，撒下湿地，光束折射成波纹，天微蓝，人微恙。

廉价的街头，妓女们都已经消失了。

2002年7月19日周五

罗丹美术馆。

来此多回，我最喜爱的巴黎美术馆之一。像个大花园似的，长长树阴下的咖啡座总是让我坐上好久，很舒服的美术馆。

小巧宜人的罗丹美术馆，是罗丹生前的故居。花园之美让我流连不已，尤其看到罗丹和卡米耶的雕塑作品和遗物等，即让人兴起卡米耶的激情与毁灭。露天咖啡座，座旁树木参天、凉风习习，许多人就在露天外临摹着罗丹的雕塑作品，玫瑰花开得如此硕大及鲜艳，时光假说能倒流，不知道痴情女子卡米耶是否依然要为才子罗丹疯狂。

在花园坐着，细思着历史的一切定数与偶然，也想不出个中缘起缘灭的道理。

谁得名？

谁得利？

谁又能得“心”？

也许罗丹终生内心最牵念的人是卡米耶也说不定。

这样一想，倒是笑起来自己的一厢情愿了。

临终忽心生一念，哀叹辜负才女深情啊，可怖至足以毁灭的激情，丧失心狂的激情确实是个火药库，要情人看刀者，通常都是自己先行挨刀。

7月时节的巴黎玫瑰和绣球花开得很灿烂。尤其是绣球花，颜色特殊，粉红和粉蓝并放，很有一种春天漫丽之感。

红色绣球花很像近距离拍摄的人脑，趋近低头看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2002年7月20日周六

对面公寓窗户未关好，窗框被风吹拂摆荡，忽开忽关。关时，窗户玻璃正对着太阳，忽射一道强光，仿佛有人在对岸玩镜子闪光游戏，像儿时男孩为了偷看什么而用镜子的折射闪光来巴黎，让人想要远寓又想要靠近的繁华之都。

看清不能趋近的事物状态。

我一早推开薄纱，被那对岸忽开忽闭的一扇窗户吸引了良久良久，像是看一场没有演员的自我心理剧般，竟是把自我个体的意识流整个流人对岸舞台的光影之河，那扇窗顽皮地和风舞动且和阳光互峙，三角关系的拉扯。

我想异乡日子过得有点无聊了，连一扇窗户都能看得入迷。

这种情形有点像是夏日巴黎的晚上8点辰光，常让我恍然以为是早上的阳光，远处蓝光粼粼，车灯的黄光在森幽中滑过。公寓前方有个学校，游泳池在晚上仍是人潮满满，水波和人声交叉喧哗，夏季似乎不能忧伤，每个人都在谈论度假，孤独者只能沉默，以免泄漏了心情底蕴。

前方另一个角落是公园，再之是公车站牌。我见到有个黑人穿着红衣，穿过绿树，映着蓝天。像是高更在大溪地的画走入了我的视线内。

大溪地，南太平洋的潮水蓝又蓝，在那里走访画家高更前灵的那一个月，至今还常在我的许多旅途里思起，没有预警的在心海里响起类似水鸟鱼螺浪潮之类的幻音；那是怎样乐天的子民，知识对他们就是自然，力量可以来自土地、美感可以来自风景，许多男人到了这里。都像受了蛊惑似的再也不想走了。

高更，从巴黎来此，卖掉他所有的画作和所有，来到大溪地，在度过10年的奢华时光后，他魂埋大溪地。

在大溪地时有时我会渴望回到城市，现下我又来到了巴黎，可我却怀念起大溪地。

人生没办法切割，就像杜拉斯说的：要么写作要不就是死亡。如果要这个又要那个铁定是两面尽朱。高更既然选择远离巴黎文明，那他也自然得屈从大溪地的匮乏与无人问津的寂寞。

巴黎，让人想要远离又想要靠近的繁华之都。

我在这里，既做不得自己却又时时回到自己。

上传统市集，已经多次来此，举起相机的次数就显得少，甚至只用眼睛观看，一如此地人，外来者的惊奇眼光渐渐少了。

和姬儿旦去探望她姊姊克莉丝蒂安(Christiane)，克莉丝蒂安也是我的法国朋友，因为姬儿旦而认识。

很可惜，她的命运有点像是卡米耶的现世再版。在十几岁时，克莉丝蒂安即展露语文哲学等才华，后来追随母亲的路写作和摄影，也很被看好。姊妹俩来到巴黎，姬儿旦学雕塑，克莉丝蒂安拍照。但最后克莉丝蒂安因为母亲过世和个人感情事件而爆发精神官能症，自此一蹶不振。原本美丽的她也因为服药关系而臃肿不堪。我看她昔日的情影丽姿，颇有已故摩纳哥王妃葛丽丝·凯莉之势，但现在却无一丝一毫留有昔日身影。

除了她那轻浅的微笑和柔和的声音外。

克莉丝蒂安原本住在医院，近来巴黎政府补贴他们这些状况显得好些的人住进了公寓。

公寓小巧精致，除了克莉丝蒂安外就是一只虎斑猫。

许多女人最后的命运都剩下一只猫相随。

姬儿旦随后去了工作室，她说她每天不到工作室东摸西摸一阵就觉不对劲。

我和克莉丝蒂安上超市买东西，除了她说话稍显缓慢外，其余都如常。

她少女时期学习的英文在药物作用下，遗忘了不少，但是还可说一些，有时我得用错误的文法来说，她反而可以听懂。我想起之前姬儿旦说过，几个月前克莉丝蒂安在医院认识一个男人，可是患有躁郁症，两人交往一阵，男人却从高楼跳下自杀，克莉丝蒂安便又爆发了一次精神崩溃危机。

“她现在认识的人都是医院的病患。”姬儿旦无奈地说。我说这样好像两颗不定时炸弹放在一起，谁也救不了谁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的发生。姬儿旦听了笑了笑，阳光撒在她那波兰人特有的金发上，真是迷离得漂亮。

克莉丝蒂安原本也是金发，只是现在多了灰色，金色年华不再。精神危机有时激活只是在一瞬间而已，这些人就像玻璃，禁不起任何重击。可生命于他们的每一回却都是重击而下。

我看似坚毅，其实常常彷徨如置迷雾森林，稍不慎也有踩空失足或是愈走愈不知所去的感觉。

进入过我深层生命的情人都知道我的意志力薄弱，薄弱的人是什么事都可能做的，所需只要一个机缘、一个小小的触媒，就可能引爆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。如果不是自己的前业可能还留有些老本或是蒙上天眷顾，也许今天我不是作家，而是个罪犯。谁知道呢？谁的少年少女时期没有怀恶之念？

我们和监狱的人只有一个小界限，那就是他们在行动上做了，我们却在意念上做了。或者有的只是被发现，有的没被发现罢了。

我为什么会谈到这里？

我不知道。

克莉丝蒂安听了似懂非懂地对我笑着，一贯的如微风吹拂的笑，柔柔地散在她的淡米色肌肤上，漾出淡淡的笑纹。

告别克莉丝蒂安后，我一个人走到公交车站牌，等 29 号公车，平时 10 分钟一班，假日是 20 分钟一班。等公车时，克莉丝蒂安的微笑一直缠绕在我的脑海中。

下车才午后 4 点，街角的妓女竟已经打扮妖娆地迎客招摇，晃出了整个安静街道的隔夜之陈腐气味。一个年轻的黑人妓女率先跑出街道拦住一辆车，我实在是忍不住地回头想要看看有没有交易成功。轿车驾驶员身穿上班族常见的细纹格子蓝色衬衫，他稍微说了下话后，又见他踩了油门离去，留下悻悻然的黑人妓女在街心。

在这座讨生城市，任何一个长得有点异国风情长相且打扮露骨者，皆有可能被误认为妓女，正牌妓女则更坦然公开，这行业被她们运作得如此自然且明目张胆。从一个女人再到另一个女人，巴黎女人看不完写不完。

2002 年 7 月 22 日周一

人走投无路时，生命便开始产生巨大的黑洞，什么东西都尽往那里掉且都被吸收得一千二净，连回忆都成了无意义，只有当下的糊口饭吃成了当务之急。

看看巴黎现今的高失业率，原本老年才在街头流浪乞讨的现象，今年却让我见到更多的年轻人坐在街上，等待人们投入硬币。这些年轻人有时是三五成群的，边在街乞讨边聊着天，衣着褴褛，神情却不萧索，好像乞讨是一场同侪游戏似的。

我想起自己在这座城市被两个年轻白人扒光了我所有的现金后，对于这些年轻人即加入乞讨的行业者竟感到一股怒意。

他们怎么能够偷窃一个异乡人的所有金钱呢？异乡人举目无亲，是不同当地人有生命线求救系统的。要不是当时还有手机放在口袋，我真是连求救都无能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

个人所选择的沉沦是个人的事，但是当个人触犯到另一个个体时，那已不是沉沦了，那是一种谋害。

我竟愈想愈气地穿过巴士底一带的街道。

我想我的脸色定然是青灰的。

今天哪里都不对劲，愈来愈讨厌巴黎了，四处都是在用餐喝咖啡，难道除了观光客没有别人了吗？四周都是食客，除了吃还是吃：左右都是男女，除了看还是看。

卢浮宫因为夏日又加上埃及特展，简直是挤得水泄不通。打消看展念头，才走出金字塔广场，有人急急迫上，说要帮我画张图。当然是要付钱的，我摇头说自己也画画，他就悻然离去。

他竟是像遇到对手似的垂头丧气。

2002 年 7 月 23 日周二

之后要去意大利，有些书已读毕，打包寄回台湾，邮局的柜台男人英文略通，好在彼此还能了解。包裹一称，他说走海路最便宜也要 79 欧元时，我急急说里面是书，印刷品不是不同价钱吗？books，我又强调了好几次。他懂了，再称，7 公斤是 19 欧元。他建议我分两

包，5公斤以内又更便宜。原来。当场重包。男人对女人总是比较有耐心，要是遇到女的搞不好就不理我了。下午1点适合去美术馆看展，姬儿旦向我提议。我说到处都是人潮，很烦。她笑说要带我和克莉丝蒂安去一个没有人的美术馆。怎么可能？我转头问。她说因为观光客不会去，所以近乎没人。那好，我想去。我们三人搭地铁，在夏特雷站换车，难闻的酒精味溢出，一个流浪汉露出内裤地躺在长椅上，脏脏的破衣破裤，流浪汉醉死了，躺在那里不动，只有沉重的呼吸声传来。我们摇摇头，这种画面常见，已经是巴黎某些地铁的陈列风景了。行经某处时克莉丝蒂安大叫，我们吓一跳，原来她想起她刚从南方来到巴黎时，曾经住过此地。姬儿旦说，对啊，当时她们都才20岁左右，怀着艺术梦来到巴黎，和许多年轻人一起租房子。克莉丝蒂安定要带我去探望那座公寓，并指着某个窗口说她就住那里。年轻的光滑过，那样的梦，我们都做过。克莉丝蒂安的艺术梦和爱情梦双双在此花都阵亡了，可是关于失落的这一角的记忆竟是如此深切。

位在第九区的美术馆，原来是画家莫罗(Gustave Moreau)的故居原址保留而成的个人美术馆，共分三层。人内果然没人，只有管理员坐在椅子上发呆，老旧公寓光线不甚亮，安静和幽暗和外头的喧扰及明亮似乎是两个世界。

莫罗生于1826年，卒于1898年。他的画充满神话和譬喻的主题，构图细腻讲究但风格却又细腻，受到中世纪细密画和珐琅饰品的装饰性影响，显得细密又华丽，关于宗教的神话被画得最多，置于其中宛如是神话大观园，审判显灵等隐喻繁多，每一个大构图又切出小构图，分开看细部都可以单独成画，但全面看又是联结在一起。有点像是长篇史诗的单元组合。

安静的美术馆内，就我们三人走动，连咳嗽都听得到。后来上来几个日本人，之后就没了。

有别于热门的美术馆，反而我在此找到美术让心或澎湃或歇息的片刻。

这才是符合欣赏美的空间。

姬儿旦有颗东方的灵魂，每天早上都卜卦，算《易经》。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在巴黎渴望东方事物者的眼里，都是美丽与智能的展现。

她说快月圆了，快月圆了！口吻像是个幽幽的通灵者。

然后拿起剪刀要我帮她修剪后脑勺的头发，她的论调是月圆前剪发可以让头发长得好，留得快。

她还真相信。照她的意思帮她修剪，她突然说我好会掉发，嗯，我点头说但是每天掉发，头发还是不少。她说奇怪她都不掉头发。可能因为没有新生所以长不好。“我的日子和头发都在原地踏步。”她说。

窗外月亮正巧悬在两根烟囱之间，短胖的烟囱乍看像是两个小孩在用全身的力气，顶住一个圆形滑溜的发光体。

在巴黎住在6楼，所以通常都是平视月亮的角度居多。记得上海是住19楼，常常是俯瞰初升月亮之感。

感觉自己的心思进入了另一个时空之后，却还是拖着老迈的旧壳。巴黎的月光是柠檬黄，夏夜没有微笑，只有无边无际的时光等待过去。

2002年7月25日周四

里昂车站。买票前注意意大利。我又渴望逃离。每一列队伍都排得好长，我刚好排到一个今天才上班的年轻男人，小心地处理着计算机。小心地把这一堆人送到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……再把英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人……送到巴黎。冷风乍起，吹得人头痛，欲解甲归田。每天都要走好多多路而感到超过负荷的疲累，怎么塞纳河畔的表演者都不累呢？

长旅到最后，连花1块欧元都嫌太贵。就像拍照一样，起初光鲜，对许多事物拍了各种角度，等到巴黎呆久了，什么也不想拍了。

2002年8月17日周六